

想飛

· 吳仲豪口述，蔣彤雲整理記錄 ·

醒村

日本佔據臺灣期間，於岡山興建一批職務官舍作為海軍航空隊員宿舍，後來改為空軍官校飛行教官眷舍，取名「醒村」。醒村無論建築形式和環境都很典雅，多年前電視連續劇《一把青》曾經在村裡取景。

我在虎尾出生，父親吳炳炎是空軍官校十七期前輩，原本在虎尾任飛行教官，飛的是P-17。民國四十七年，父親調至官校，獲配醒村一間眷房，於是舉家跟隨父親搬進村裡。記憶中，官校常開舞會，每逢舞會，一



家，是從父親、母親開始的。父親吳炳炎（左）是空中雄鷹，吳仲豪教官在飛行教官眷舍裡成長，所見所聽皆是飛行，想飛的夢，於是在心裡紮下了根。

部大卡車便停在村門口，村裡的媽媽們個個裝扮亮麗，風姿綽約上了大卡，這裡有我許多童年的回憶。

六歲那年搬進村子裡，童年在醒村裡成長，每天看到、聽到的幾乎都與飛行有關，民國六十一年，高中畢業報考飛行專修班是順理成章。

作育英才

民國六十三年，自官校飛行專修班畢業，分發至屏東基地C-119空運機部隊，父親影響我極為深遠，看他數十年作育英才，把原本對飛行如一張白紙的學生，帶飛出來，認為是很有成就的事。民國七十一年，遂主動申請調至官校，期間常有同學因每兩年一次的求生班，陸續回官校複訓，以及作參班、試飛官班等等，同學們趁回官校受訓機會回我老家探視，向老教官請安。娘看到同學分別讀了指參學院、戰院，為未來更上層樓作準備，要我向同學看齊，用功讀書，我明明白白跟娘說：「升啥？中校就是我的（我的）天花板啦！」娘說我沒出息，民國八十五年我以中校軍階退伍。之後轉專勤聘雇教官，早年帶飛

自六十五期到七十五期的學生，飛的是C-47，是空運兵科，屬高級組，學生結訓掛上飛行胸章大部分發屏東基地。後來C-47汰除，換裝T-34，我便轉至基本組任初學者的飛行教官了，那時帶飛的是官校七十六期生，直到民國九十七年，年滿五十五歲正式退休，總飛行時數一萬零九百四十小時，民國七十一年到民國九十七年，前後二十六年教學生涯，教過的學生從官校六十五期到八十八期，平均一年指導六位學生，學生畢業後分發各基地，也算是桃李滿天下了。

想飛

每一位報考官校的學生都是抱著滿腔飛行夢想而來，我盡我所能的將飛行技術傳承給學生，非不得已不輕易淘汰；惟因飛行是三度空間，易因天候、機械等因素出現突發狀況，飛行員不僅O（智商）要高，還得敏銳、膽大心細、一心多用，面對問題須在極短時間內謹慎判斷，做出正確決定，但是不是每個學生都能具備上述條件。我印象中一位學生長得一表人才，帶飛了四、五課，評估後覺得他始終無法突破瓶頸，當時擔心是自己的嚴格嚇到學生，於是將他轉交給師兄周燕初帶飛。周教官帶飛過程，也因諸多原因無法放他單飛，最後只

能忍痛技術停飛。我能體會學生被淘汰時的心情，看到學生失望離去的背影，身為教官，很糾結。

我盡心盡力的教導學生飛行，希望每位學生都能夠站在飛行線上，指導這麼多的學生得到一個結論，飛行不能勉強，該淘汰還是得下定決心，否則學生後來到了部隊，易帶給部隊很大的壓力。

官校畢業生飛行不應是唯一的選項，有學生離開飛行線，從事技勤或行政工作，成了翹楚。前面提及的學生後來轉往塔臺管制飛機，表現就可圈可點，所以說天無絕人之路，有時轉個彎，迎面而來的反而是一條寬敞道路。

飛行忌諱信心超過能力

飛行首要自信，但是自信不能超過能力，一回帶一位六十四期學弟飛C-47，學弟因具備教官資格，我完全尊重他的專業，由他獨自判斷飛行。這位學弟是個非常自信的人，進場時我發現高度過高，於是提醒他注意高度，並明確表示這個高度有安全顧慮。他僅答覆「知道」，卻未見修正，當時餘速過大，超過一百二十哩的正常進場速度，落地時學弟驚覺跑道已經浪費很多，立刻收油门減速，踩煞車急欲脫離，他急著轉回來，我告



表異王（中）為學生們所喜愛的教官（左）與張晉（右），其中張晉是美國同輩，其後前往美國，也是八十期學生。吳鴻嘉（左）與張晉（右）交換學生，也是八十期學生。吳鴻嘉（左）與張晉（右）交換學生，也是八十期學生。

訴他：「不必轉，來不及了」，他仍舊採取急轉彎，未料一個急轉，C-47衝出跑道，右邊螺旋槳打到防鳥阻絕設施，繩子纏進螺旋槳裡。我趕緊出手幫忙關車，塔臺目睹一切，立刻按下失事鈴，這時學弟有些慌張，不知所措，我安慰他：「沒關係，有我在。」當時總部飛安組和視察員正在官校視察，事後我向總部飛安組和視察員報告，表示我接手太晚，是我的錯誤。

我是資深教官，自然得扛起責任，後來學弟私下向我道歉，我回說沒事，只是提及落地前曾經提醒他注意高度，但是他不為所動，當下我就知道會出事，果不出所料。事已發生，

我只希望他能記取教訓，人要有能力才能自信，飛行最忌諱的是信心超過能力，我用這句話送給他，至於處分都是小事。學弟後來退伍去了民航。

青出於藍

身為教官最開心的事，是看到學生青出於藍勝於藍，成就比我們高，學生中有三位後來擔任聯隊長，其中一位更上層樓任司令部政戰中將主任等重要職務，還有兩位是現任大隊長和副大隊長，均為空軍的領導幹部。每一個學生都是我的光榮和驕傲，師生情誼深厚，每年農曆春節和教師節，會固定聚會，我相信學生愛我，而我更愛他們。

不過也有傷心的事，兩個在嘉義救護隊的學生，一次駕駛S-10於海上執行船難救援任務，飛機救起落入大海的船員時，當時海面風大浪高，



吳仲豪（左）與張晉（右）交換學生，也是八十期學生。吳仲豪（左）與張晉（右）交換學生，也是八十期學生。



新人在醒村老家前拍攝婚紗，這裡有吳仲豪教官外甥女右知（右）難忘的快樂童年。

海象惡劣，S-70變換動作時失事墜海，機上除了救護長倖存，其他機組員悉數殉職。正、副駕駛都是我的學生，身為教官最傷心的是參加學生的告別式。

綠蓋茶館——空軍的一部分

從小，夢想和父親一樣翱翔天際，我做到了！後來踏著父親的腳步，圓了成為一名飛行教官的夢想，我的妹妹小芮嫁給同學國富，原本以為吳家飛行成員到我們這一代將畫下句點，誰知外甥女兒右知嫁給當年的學生，如今外甥女婿是帥氣的F-16飛行員。從父親開始，吳家祖孫三代或為空軍培訓飛行員的教學志業，或站在保家衛國第一線上，我倍感驕傲。



吳仲豪教官父親吳炳炎（右二）生於民國九年，百歲高齡，依舊精神煥發、神采奕奕，是數年前曾率隊赴外參加比賽的紀錄保持者。

因為眷改，當年的老街坊搬離醒村，如今的醒村除了保留部分日據時期的建築，餘均已夷為平地。外甥女兒右知難忘童年時在醒村成長的快樂時光，距離醒村不遠的勵志新村原址，岡山河堤路二段一百二十號，自行創業開了間「綠蓋茶館」，提供岡山人一個茶飲和簡餐的地方，常有退休空軍老袍澤聚首談古論今，因此吸引不少官校教官、學生休假時佇足，喝杯飲料，聽老前輩憶過往，「綠蓋茶館」已然成了空軍的一部分。

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入校，距今已是四十八個寒暑，近半個世紀前的舊事，光陰似箭，歲月如梭，我不求升官發財，很滿意自己一生平順，衷心希望歲月靜好，同學們大家都好。

開拓者之光

·林益彰·

路還要走下去 如山海展翅
開拓者此生此命的步伐
以風風雨雨的字體
慢慢於幽深的長夜 晶瑩的眼眸
書寫純粹仰盼的魂魄
關於帕爾坦遺跡昭誓的言語

走下去 古代之力召喚著
即便矢志勤始終沉默
沉默著以茫霧的筆墨寫下
信任的釋義 只有時間才能翻譯
或許前進已是開拓者的掌紋
背負詛咒的肉身 廢墟的臟腑
光明的篇章方能降於
遺跡所渴求企盼的萬水千丘
羅盤指南針慢慢地停止轉動
試煉儀式的火苗也漸漸地褪色
是開拓者回來了 我回家了
眼前曠野荒地開始恣意奔長出
噴泉般的新芽 炙烈的圖騰
戰役的章節
終為開啓和平的水晶之門